

我們的進行曲



879.513  
0734.2

789102

我們的進行曲

L. 郭沫若合譯

圖書  
音像  
大典  
社



17448/27

## 小序

這部“新俄詩選”是L·由Babette Deutsch與Avraham Yarmolinsky譯編的“Russian Poetry”的第二部翻譯出來的。我把來和英譯本細細的對讀過，有些地方且加了很嚴格的改潤；但如柏里的一首，葉實林的一首，以及“縫衣人”“工廠汽笛”，“Nepmen”，“農村與工廠”“砌磚人”“木匠的飽子”等篇我差不多一字都沒有改易，那完全是L·的。L·的譯筆很流暢，造語也很有精妙的地方，讀他的譯詩多少總可以掘取一些原作的風味。

原來譯詩是一件很難的事體，況這書又是重譯，這裏當然儘含有不能令人滿足的地方，不過

原书缺页2-末

## 我們的進行曲

小序.....	.....
一 布洛克.....	.....
西敘亞人	
二 柏里.....	.....
摘錄自「基督起來了：23」	
三 葉賢林 .....	.....
變形：第三部	
四 馬林霍夫.....	.....
「強暴的游牧人」	
十月	
五 愛蓮堡.....	.....

— I —

“我們的子孫之子孫”

- 六 佛洛辛.....  
航行
- 七 勒克馬托瓦.....  
“完全賣了，完全失了”  
“而且他是公正的.....
- 八 伊凡諾夫.....  
冬曲：第三部 (Sonnet)
- 九 阿里辛.....  
不是由手創造的  
縫衣人
- 十 嘉斯特夫.....  
我們長自鐵中  
工廠汽笛
- 十一 吉拉西摩夫.....  
第一球的轉動
- \*十二 白德宜.....  
新林  
Nepmen

	無人知道
十三	馬亞柯夫斯基 ······ 我們的進行曲
	巴爾芬如何知道法律是保護工人的 一段故事
	非常的冒險
十四	柏撒門斯基 ······ 農村與工廠
十五	喀辛 ······ 砌磚人 木匠的鉋子

# 布 洛 克

(Alexander Alexandrovich Blok)

1880—1921

## 西敍亞人

你們是百萬人羣，我們是無數羣衆，  
無數的羣衆，無數的羣衆。  
來呀，一戰！我們是西敍亞人，  
也是邪視的，貪鄙的，亞細亞的敗種。

你們的歷史千百年，我們一點鐘，

就像可憎的奴才，馴服而惱恐。  
我們總是擋箭的牌子，  
在歐洲人與憤怒的蒙古人中。

你們爐頭上的鐵槌聲，  
掩沒了千百年雪山崩潰的轟響；  
你們所聽的故事像老的里士榜  
與麥洗拿的儂來的命運蠻野，荒唐。

是的呀，你們是久已相愛不來，  
我們的熱血却是還能相愛；  
你們久已忘了的那種愛的滋味，  
那燃燒着如像燎原一般的火災。

一切的東西我們都能嗜愛  
數字的寂樂，藝術的歡快。  
一切的東西我們都算知曉：  
加爾的光明，臨盆的日耳曼的懊惱。

一切的東西我們都能記憶，  
巴黎的地獄，威尼斯的漣漪，  
樟檬的綠林遠遠透出的馨香，  
幽暗的科洛奴教堂頂上的頽廢的月光。

我們愛那肉的色，肉的味，  
肉的殺人的香，濃重而鮮美。  
你們的骨頭要在我們有力的赤爪下碎折，  
難道是我們的過罪？

所以我們愛戲獵小小的野馬：  
牠們長成而微弱的搖動狂亂的鬃毛，  
我們要緊鎖牠們強項的咽喉。  
馴善的女子養成奴才——否則去掉！

離開戰爭的黑路請來投入我們，  
投入我們和平的擁抱而安息，  
同志們，現在還可以亡羊補牢。  
把刀插入鞘中，我們如兄弟般的親熱。

你們不來，我們也沒有什麼耗損，  
舊式的偏見我們也知道得深深。  
許多的世紀，許多的世紀，  
你們病弱的子孫都將要咒罵你們。

歡迎巧麗的歐羅巴，  
你們要在你們的迷宮中散播野種。  
我們將要向着你們，  
以異邦的亞細亞的面孔。

你們眼注東方已有幾個世紀，  
你們把我們的珍珠貯在你們的寶藏；  
你們譏嘲着以為總有一天，  
要把你們的大砲射入我們的胸膛。

時候到了災難展着牠的羽翼，  
凌辱是按日地與時俱漲。  
你們的時辰就要到了，

你們那驕傲的無力的拍斯坦立地下場。

呵，舊世界生命還有時停止着你的老步，  
呵，你頹廢的，呵，你破落的，呵，你狡黠的妖狐！

你停止着在這兒，就好像厄狄拍斯  
在司芬克司的怪眼之前凝固。

是呀，露西亞是一個司芬克司，  
激昂的；愁慘的，奔騰的汚血，她不能  
只是停滯着她的眼珠把你們凝視，凝視，  
凝視，  
以石脣的愛戀對你，而且懷恨在心。

滾罷，你們全體快滾到烏拉爾的要塞，  
我們要準備出一個戰場來激戰，兩下分開，  
一邊是野蠻的蒙古的游牧人種，  
一邊是殘忍的科學帶同着殺人的機械。

但是我們，我們又不願再作你們的擋箭牌，  
儘管戰陣的呼聲是怎樣的叫號。  
我們只遠遠的，以無情的仄細的眼睛，  
望着這場決死戰的煎熬。

凶殘的匈奴要橫肆屠殺赤土千里，  
要焚燒廬舍，夷教堂為獸欄；  
白人的肉臭要彌滿於空間，  
我們也全不照管。

舊世界在這最後一次我們招呼你來，  
在我們的圍牆中以同胞的盛筵款待。  
來分享我們平和的灼熱的勞動，  
野蠻人古琴的號召只這一回。

# 柏 里

(Andrey Bely)

1880--

摘錄自“基督起來了：23”

露西亞，  
我的國家——  
你  
是穿着太陽的婦人，  
一切對於太陽的眼睛  
都在望着……

我看得明白呀：

露西亞，  
我的露西亞，  
是上帝的負托者，  
殺着惡蛇……。

人民  
住在上面的  
經過烟霧  
伸出他們的膀臂  
向她的天空，  
空中彌滿着歌聲，  
彌滿了  
一位轉凡天使的火把。  
注意：  
我覺得我的喉頭  
有情緒在抓拿。

## 葉 賢 林

(Sergey Alexandrovich Yesenin)

1895——1925

### 變形： 第三部

曖，露西亞人，  
宇宙的漁翁。  
你把晨光的網撒遍天上，  
吹響你的號筒！

在暴風的耕犁之下，

地球也發出怒號。  
挖崩無數的山谷，  
有金齒的鎌刀。

一個新的播種者，  
徘徊於四處的田園。  
許多新的良種子，  
散播畎畝之間。

光榮的來客  
駕着一乘馬車。  
奔騰的駿馬  
馳騁雲霞。

羈馬的提韁  
碧綠；  
韁上的鸞鈴  
星華。